

烽火

曙光

源流

通道

前哨

熔炉

关钥

和合

观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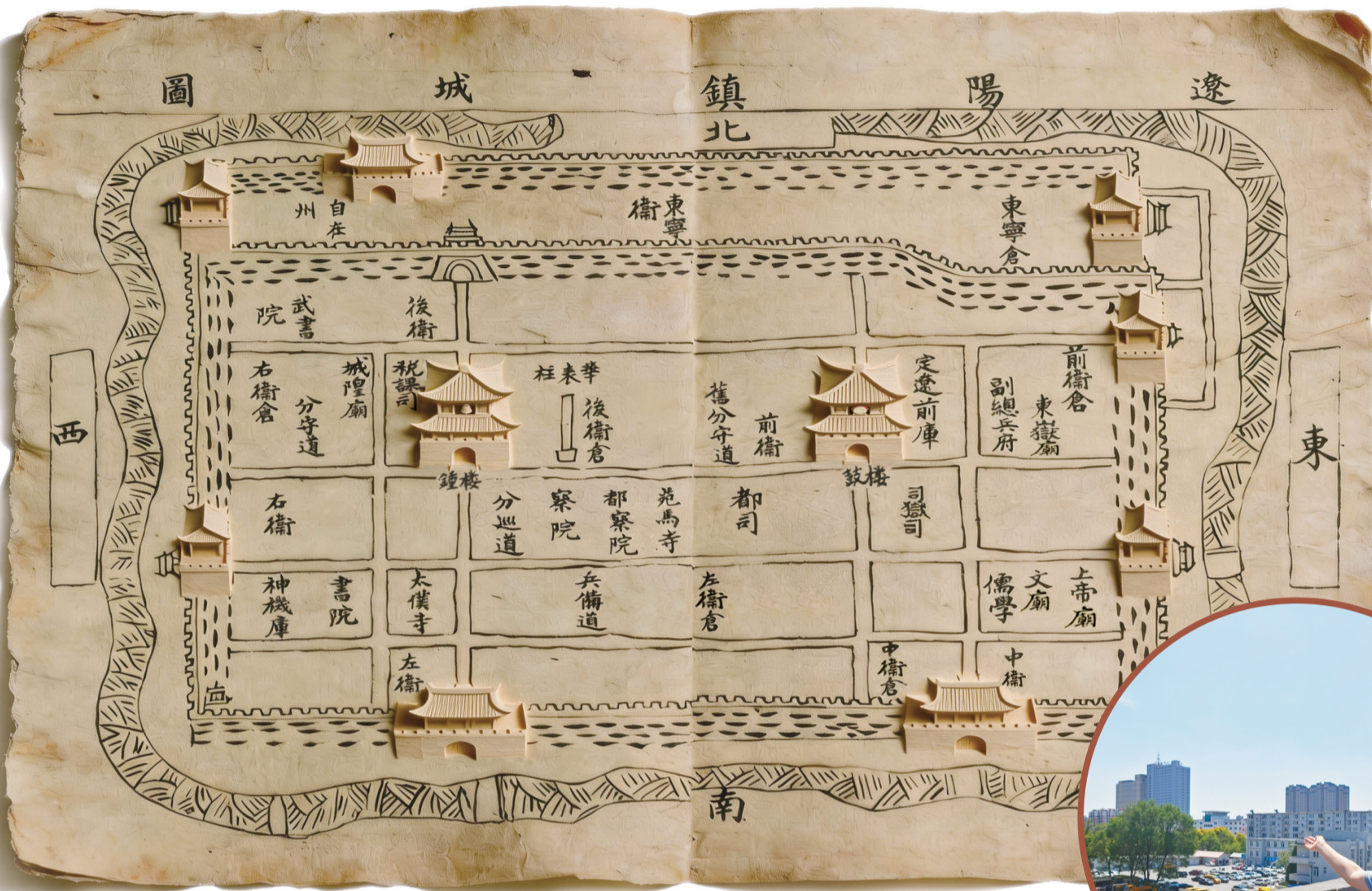
寻找襄平古城

本报记者 王晓翎 文并摄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满辽阳老城。街边菜市场临近收市，商贩们忙着整理剩余的果蔬；树荫下的长椅上，几位白发老人围坐闲谈；巷子里，孩童追逐嬉戏，笑声清脆。这幅再寻常不过的城市街景，与2000多年前襄平城的车马喧嚣、市井繁华，在同一片土地上悄然重叠。

问题是——那座被称为“东北第一城”的襄平古城，到底在哪？

没有城垣遗迹，没有地标标识。千百年来，这座夯土铸就的古城隐匿于辽阳老城之下，精准位置始终是一个谜。带着这个疑问，记者走进辽阳的街角巷陌，探访博物馆，对话文史专家，一步步追寻它的踪迹。



明《全辽志》辽阳镇城图(襄平城位于明代辽阳城区内)。

制图 董昌秋 部分素材由AI生成

从地图到地下

摊开今天的辽阳市城区地图，将目光投向白塔区——北顺城街以南、西顺城街以东、南顺城街以北、东顺城街以西的合围区域。这里，就是辽阳老城区的核心。

放眼望去，居民小区错落分布，灰墙黛瓦间点缀着现代楼宇，机关单位有序坐落其间。商业街车水马龙，便民菜市场人声鼎沸。每天，成千上万的人在此穿行：提着菜篮的老人、穿梭街巷的孩童、步履匆匆的上班族……没有人会想到，2000多年前，这里可能就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襄平古城。

“2000多年前，这里是雄踞辽东的重镇，是连通中原、辐射边疆的交通枢纽与文明高地，更是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的战略支点。”辽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原主任刘南方，深耕辽东文史研究数十年，他感慨道：“这片土地下，埋藏着东北文明的初心。每一寸泥土，都浸润着2000多年前的繁华与沧桑。”

那么，这座古城是如何诞生的？史料记载，公元前三世纪初，燕昭王即位。面对国力孱弱、四面受敌的困境，他厉行变法，励精图治，国势渐强。彼时中原诸侯混战，战火正炽，燕国无力与秦、齐等大国逐鹿中原，转而采取“南守国门、北拓疆土”的战略——一面在南部边境修筑防线，抵御中原诸侯北上；一面将发展重心转向北方与东方，着力开拓辽东。燕昭王将大将秦开送往东胡为人质。秦开在辽东期间，暗中观察其军事部署与作战特点，对虚实了如指掌。待燕国力强盛，秦开被召回，率士气旺盛的燕军一举击溃为患北疆多年的东胡，迫使其向北败退千余里。

刘南方告诉记者，为巩固疆土、加强北方边疆管理，燕国自西向东依次建立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五郡，构建起完善的行政与军事防御体系。其中，辽东郡距燕都蓟城(今北京)最远，地理位置却最为重要——是东北纳入中原王朝有效统治的关键。而襄平，作为辽东郡的郡治(相当于今天的省会)，是整个辽东地区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也

是当时东北规模最大、最繁华的城市。

自战国肇建，襄平历经秦统六国、两汉承袭旧制，再到魏晋延续建制，700多年间始终稳居东北核心地位，未曾动摇。鼎盛时期，城内人口稠密，商贸发达，官署林立、市井喧嚣、车水马龙。中原的礼乐文明、农耕技术、手工业工艺在此广泛传播，与东北少数民族的渔猎文化、游牧文化交融共生，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辽东地域文明，为后世东北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然而，辉煌的历史并未留下清晰的地面印记。“目前文史考古界的共识，只能锁定襄平古城的大致范围——就在辽阳老城区。”辽阳博物馆研究馆员董平告诉记者。这一推断并非主观臆测，而是基于古代城市营建规律与墓葬分布特征。古时，城市营建素有“城内居官民、城外设墓茔”的规制，城池核心区绝不会大规模修建墓葬。

考古勘探发现，辽阳城北的望水台、城东的太子河沿岸，分布着密集的汉魏时期墓葬群。其中有些墓葬规格高，延续时间长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壁画、陶器、铜器等文物，确认为典型的城外墓葬区。由此可将这片区域排除在古城范围之外。董平分析：“以此反向推演，墓葬稀少、文化地层堆积深厚、夯土遗迹线索频发的老城区西北，便成为襄平古城最可能的落脚之地。”只是这片区域范围广大，没有任何一座建筑、一条街道能精准对应古城的城门或城垣拐角。

距辽阳博物馆不到2公里处，有一座平胡楼。登楼远眺，董平依次指向东北、东南、南、西南方向说，战国至秦汉的襄平城，大致就在如今的这个范围。记者脚下的土地，或许就是当年襄平城的北城墙内侧；身边的马路，或许曾是汉代车辙碾压的街道；旁边的小区楼下，或许就是当年的官署或市集。没有碑刻，没有标识，只有想象与地下地层相遇，封存着千年之前的兴衰起落、繁华与沧桑。

一枚古币的实证

仅靠街头走访和地图推演还远远不

够。馆藏文物，才是印证古城存在最坚实的实物佐证。

走进位于辽阳市白塔区的辽阳博物馆——这座外观朴素、氛围静谧的场馆里，珍藏着大量与襄平古城息息相关的珍贵遗存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是一枚形制小巧的青铜布币。

这枚布币高约4厘米、宽2.5厘米，重仅5克左右。整体形似农耕用的铲子，币身轻薄，纹路古朴，正面赫然浮现两个篆字——“襄平”。

它，就是在考古界与文史界大名鼎鼎的战国襄平布，是解锁襄平古城密码的关键钥匙。

“襄平布，是战国晚期燕国专门在襄平城铸行的流通货币，也是目前唯一能够直接实证襄平城真实存在的重要文物。”辽阳博物馆研究馆员马鑫告诉记者。在古代，货币的铸行权是国家与区域核心城邑的重要象征。拥有独立铸币权的城邑，必然是区域政治核心、经济枢纽与商贸中心。襄平布的出土，不仅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襄平城的真实存在，更印证了其作为辽东郡首府的核心地位，以及当时辽东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。

那么，襄平布为何能在辽东地区广泛流通？刘南方分析，这与燕国开发辽东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。

首先，燕国修筑燕北长城、驻军戍边，需要大量粮食、衣物、兵器等物资。庞大的需求为长城沿线商品供给和货币流通提供了广阔空间，襄平布作为核心流通货币，成为连接物资供应与军队需求的重要媒介。其次，大批中原移民迁入辽东，带来了成熟的农耕技术和手工业工艺。他们在各地开垦耕种，建立聚落，将生产的粮食、陶器、铁器等卖出换成货币，再用货币买回生产和生活用品——襄平布因此成为民间商品交换的重要载体。此外，辽东丰富的土特产与中原内地的优势产品形成互补：辽东的鱼盐、栗栗、皮毛等“山货”“海货”在中原大受欢迎；中原的农产品、陶器、玉器、铜器等手工业制品，也是辽东居民的必需品。跨区域商贸往来频繁，襄平布则推动了南北贸易的繁荣，成为中原与辽东经济交流的“桥梁”。

考古发现显示，襄平布不仅在辽阳本地大量出土，在辽宁中部、辽东多地乃至内蒙古、河北、山西及朝鲜半岛北部均有发现。这种以辽阳为中心、向四周辐射扩散的分布格局，足以印证襄平城联通四方、商贸通达的盛况，也展现了其作为东北核心城邑的强大辐射力与影响力。

不过，襄平布本身也藏着未解之谜。刘南方告诉记者，布币上的“襄”字，原文其实是“系”字偏旁，准确释读应为“纆”。“纆”在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，却写成了“襄平”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对“纆”和“襄”有不同的解释：“纆，援臂也”(捋起袖子露出手臂)；“襄，解衣而耕谓之襄”(解脱衣服耕种田地)。而“坪”字解释为“地平也”，“平”字则为“语平舒也”。可见，“坪”与土地有关，语义较窄；“平”的引申义则十分宽泛。

国宝AI了



战国襄平布

唯一实证

本报记者 韩卓航 文并摄

一枚小铜币，竟是一座千年古城的“身份证”？

没错，就是它——战国襄平布。别看它小，来头巨大。

这是2000多年前，燕国专门在襄平城铸造的货币。

更重要的是，它是目前唯一能直接证明襄平城真实存在的文物。为什么一枚钱币这么厉害？

因为，古代能自己铸钱的城市，可不是一般的地方——

必须是区域政治中心、经济枢纽、商贸集散地。

襄平布的出土，不光证明了襄平城确实存在，还证实了它作为辽东郡首府的C位地位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



董平站在平胡楼上，手指襄平古城方向。

如果写作“襄平”，我们可以理解为：那些远征而来的燕国将士看好了这片广袤的辽河大平原，于是脱下战袍、拿起犁铧，在这块平坦肥沃的土地上翻开了农业文明的历史篇章。但若是“纆坪”，我们又该作何解释？司马迁为何将“纆坪”写作“襄平”？此外，襄平布的铸造地点在襄平城的哪个位置？铸造原料来自何处？制作工艺有何特点？当时燕国如何管理货币的铸行、调控流通量？这些问题，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，正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去不断探索。

沉睡与期待

尽管文物足以证实襄平古城的真实存在，也能勾勒出它的历史地位与社会风貌，却依旧无法精准圈定城墙的四至范围、城门的

具体位置以及官署的布局。原因何在？董平解释说，襄平城应该是一座夯土筑就的古城。经历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、水土流失，再加上后世农耕开垦与城市迭代建设，原本高大厚重的夯土城墙早已被岁月抹平，深埋于地下。

更现实的考古困境在于，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始终遵循“不主动发掘、抢救性保护”的原则，无法为探寻古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主动勘探。如今，襄平古城锁定的区域已是辽阳成熟的建成区——小区、学校、机关、商铺密集分布，人口高度聚集。只有当这里进行楼盘开发、道路修缮或管网铺设等基建工程时，文物部门才能同步进场，开展考古勘探与抢救性发掘。马鑫表示，没有工程动工，就难有新的考古线索浮出水面。

正因如此，神秘的襄平城至今仍静默沉睡在辽阳地下，被千年时光层层叠压，被现代城市生活悄然覆盖。它从未真正消失，只是隐匿在每一次基建开挖的土层深处，等待着偶然的发现，来揭开尘封已久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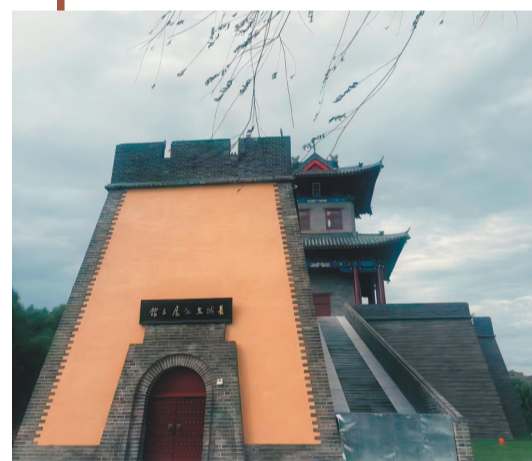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昔日的夯土城墙，化作了纵横交错的柏油马路；当年的郡治官署，变成了错落林立的居民小区；千年之前的市井集市，延续为如今烟火气十足的便民菜场。今天的辽阳城，以“襄平”命名的社区、街道依然存在，成为襄平文明最绵长的延续。

“未来，如果这片区域有城市更新或楼盘开发等基建项目，只要进场开挖，就很有可能发掘出残存的夯土城墙基址、古城城门遗迹或官署建筑根基——那将成为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。”董平满怀期待地说。

对襄平古城的探寻，从未停止。我们相信，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迭代，随着更多考古线索浮出水面，这座隐匿千年的古城终将褪去神秘的面纱，向世人展现它2300多年前的辉煌与璀璨，让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东北文明开篇史，被更多人看见、读懂、铭记。

古币新生

本报记者 王晓翎 文并摄



平胡楼。

作为古襄平大地上一枚穿越2000多年的货币，襄平布承载着辽阳最早的城市记忆。如今，这枚小小的古币不再是尘封于展柜的历史标本，而是化身建筑地标、文创潮品、艺术雕刻，悄然散落于城市各处。古城的厚重底蕴，也因此变得看得见、摸得着。

在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风貌中，襄平布已成为最直观的文化标识。平胡楼的大门设计，便直接借鉴了襄平布独特的形制轮廓——古钱币的线条美感与建筑的古典风韵浑然一体，让这座地标建筑自带历史的气场。

不止于静态景观。辽阳文旅以襄平布为核心素材，创新打造出专属城市文创IP形象——“襄襄”。古币的历史底蕴，被注入一个可爱鲜活的卡通角色，厚重的文化变得轻盈而亲民。如今，“襄襄”已成为辽阳文旅名副其实的代言人，襄平布文化以更年轻、更潮流的姿态走进了大众视野。

文化创新，也让襄平布越来越接地气。本地匠人李永成深耕这一古老IP，联合文圣文旅推出玉石质地“襄平布五福合一”挂件，以鞍山岫玉与辽阳首山石为原料，经创新设计，既保留了古币的历史形态，又融入了现代审美与实用功能，成为一件真正“活”在当下的文化载体。李永成还跳出文物复刻的套路，结合现代审美与日常需求，开发出襄平布造型的吊坠与耳环，深受人们喜爱。

襄平布的文化生命力，也在民间创作中默默延续。辽阳市白塔区永乐小学教师于波，以石材为原料，手工打磨、雕琢襄平布的形态。一块块普通的石头，经他精细打磨，复刻出襄平布经典的束腰、长足轮廓——用质朴的石刻艺术还原古币风貌，以小众的创作方式传承着本土的历史符号。

从战国时期市井流通的钱币，到如今遍布全城的文化印记，襄平布的蝶变，正是辽阳活本土历史文化血脉的生动写照。



辽阳襄平大街路牌。